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七十五

詳校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臣饒慶捷

謄錄監生臣毛大瀛

者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椒枏櫨柞樟又異人間出
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楊又騅駟駱驪騶白魚
赤兔騂皇驕又鴉鵂鷹雕雉鵠鷦鷯魚煨燻熟飛奔
王直方詩話載潘邠老詩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
余謂此法早見之漢栢梁臺詩祖李橘栗李桃梅矣
今伯溫直將實字連疊兩句尤異若伯溫送姚伯淵
赴清溪任云鰈鰕鱸鱖魴與鱖則是一句疊實者矣
餘冬序錄云七物為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

為美悞矣

三竿五兩

張志道長蘆渡江往金陵詩云春日三竿上翠屏曉風
五兩下蘆汀

吳旦生曰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
三竿朱色黃色赤暈也一云日出三竿曉日候景也
蘇東坡詩酒醒門外三竿日陶南村詩紅日三竿睡
正安張文潛詩斜日兩竿眠犢晚呂信臣詩一竿斜

日酒旗閒則知視日有三竿兩竿一竿之說又陸放翁詩殘日半竿斜谷路金人史舜元詩日上南窓已數竿萬歷中陳仲醇詩高枕窓西日幾竿總是曉日晚日皆可以竿言也

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注云以雞羽為扇重八兩繫於檣尾以候風兩音量淮南子若統之候風也許慎云統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李頎詩北風吹五兩誰是潯陽客蘇東坡詩施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

洪武初張適詩樵唱千村雨漁歌五兩風

兵書云五兩候風法

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

鯉魚風

宋景濂詩秋林崖荔雨春浦鯉魚風

吳旦生曰提要錄言鯉魚風乃九月風也李賀詩門

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余觀李暉八月辭

云鯉魚吹長風曲池芙蓉老袁宗曉寒曲云秋江夜

雨芙蓉老翡翠雙飛下紅蓼鯉魚風起鴻鴈悲徹骨

清寒夢魂香盖用長吉語也郭奎詩鯉魚風熟香梗
早羅鄂州詞云九月江南秋色黃雀雨鯉魚風據此
則於秋時用之為宜景濂作春浦悞矣

唐庚晚春詩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風亦
是悞用而漁隱叢話稱為佳句何耶他如唐人有農
家榆莢雨江國鯉魚風之句月令廣義引之為三月
事李商隱詩後溪初起鯉魚風石溪漫志云鯉魚風
春夏之交孫賁湖州樂云鯉魚風起燕飛斜劉原博

詩沙氣半蒸梅子雨浪花初過鯉魚風則是誤認已
久而景濂亦承之也

王逢秋感云鯪魚風息靜江波

白燕

堯山堂外紀曰袁海叟嘗謁楊廉夫見几上有琴川時
大本詠白燕詩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
簾十二中間捲玉剪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領國
中儔侶尚烏衣江湖多少閒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謂

廉夫曰此詩殆未盡體物之妙廉夫不以為然海叟歸作詩翌日呈廉夫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春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得詩歎賞連書數紙盡散坐客一時呼為袁白燕

吳旦生曰李獻吉謂海叟集中白燕最下最傳非篤論也微嫌末句稍套蓉塘詩話載顧文昱題白雁云

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
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輝
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闕曉度雪沾衣
天涯兄弟離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
結語覺更有餘情至朱鳳山選在野集
改故國飄零事已非作老去悲來不自知則妄矣

疊字

袁海叟建華亭學詩云其大維何有門言言有堂軒軒有廡騫騫有階平平高墉連連鑿池濺濺樹木芊芊

吳旦生曰海叟此等句從大雅皇矣篇臨衝閑閑崇
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得來揭曼碩詩我游于
表于龍之干有闐闐闐有環言言有構桓桓維集之
安亦此法也按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
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
手昔人謂連下疊字以成句出自創裁後見韓退之
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央央叛復邁喁喁魚闔萍落落
月經宿閭閭樹墻垣巖巖架庫廡參參削劒戟煥煥

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闌闌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
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蠹蠹駭不懋則十四句連下疊
字金人蕭真卿採蓮曲一篇十四句全用疊字為句
蓋又出於韓也

詠蚊

四友齋叢說曰楊鐵崖選大雅集獨取海叟詠蚊一首
末云東方日出苦未明老夫閉門不敢行蓋言其時小
人貪殘如蚊蚋啜人脂血至明初人若可以稍安矣然

明而未融蚊蚋尚未盡去故閉門而不敢行似有譏切
明初之意

吳旦生曰海叟集四卷不載此咏於集外見一首云
羣蛇戢戢方鬪爭蝦蟆螻蛄相和鳴百足之蟲行無
聲毒氣著人昏不醒蚊蚋雖微亦縱橫隱然如雷吁
可驚東方日色尚未明老夫閉門不敢行觀其質力
蒼莽絕似初漢人筆鐵崖亦取其氣崛耳托興要在
全篇若以末語明字為含譏切便是下士庾詞殆未

然

海叟之父可潛為府掾作檢田吏一篇云有一老翁
如病起破衲羸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旁哀告行
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
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
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
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
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

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
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
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弊官棒相隨
隣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
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
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
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早倉主首貧乏無
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

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
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
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
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盖可潛筆法矯矯至此海叟世其學他作遜廼公而
咏蚊差近之宜鐵崖獨取此首

扇鼎果愚

劉子高燕城懷古云花外斷橋支扇鼎草間壞壁綴果

愚

吳旦生曰韻會巋負鼇也一曰雌鼇為巋左思吳都賦巨鼇巋負首冠靈山上音備下許器反謂海中蓬萊山大鼇以首戴而承之也張衡西京賦巨靈巋負薛註云作力之貌謂借巋負以形容巨靈開山之力也白樂天海圖屏風詩巋巋牽不動綸絕沈其鉤凡此皆指其力而言今予高以為支橋殆未審矣按升菴言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一曰巋巋形似龜

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鐘上鈕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蝱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於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此見山海經博物志然則支橋之物應用蚣蝱而於屬鼎無涉也

徐興公又言龍生九子所載不同蒲牢好鳴鐘鈕之
獸囚牛好音樂器之獸蚩味好吞殿脊之獸嘲風好
險殿角之獸睚眦好殺刀頭之獸負扇好文碑旁之
獸狴犴好訟獄門之獸狻猊好坐佛座之獸霸下好
重碑座之獸又云瓦猫好險簷前獸饕餮好水橋下
獸螭蚩好慵門前獸憲章好囚獄門獸蜥蜴好腥刀
頭獸蒲牢霸下扇蚩蚩吻與前同

演繁露云前世載杲愚之制凡五鄭康成引漢闕以

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為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木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為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罍恩災顏釋曰罍恩謂連屏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罍恩一曰屏也罍音浮此其二也漢人釋罍為復釋恩為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或曰臣朝君至罍恩下而復思王莽斷去漢陵之罍恩曰

使人無復思漢此其三也崔豹古今注依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拆以為二關自關杲愚自杲愚其言曰漢西京杲愚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為闕以合板者為屏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為網戶其演義之言曰杲愚字象形杲浮也愚絲也謂織絲之文輕踈浮虛之貌蓋宮殿窓戶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雖參差不

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罍愚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罍愚然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其屏為疏屏施諸宮禁之門則為某門罍愚而其在屏則為某屏罍愚覆諸宮寢闕閣之上則為某闕之罍愚非其別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罍愚也至其不用合板刻鏤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立絲網凡此數者雖施之地不同而罍愚之所以罍愚則

未始或異也

釋名云罽毼在門外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今之照牆也李長吉詩寒入罽毼殿影昏吳正子箋云以木為門扉而刻為方目如羅網之狀今人謂之隔亮也楊升菴云罽毼花蒂肉也象天上橚星選詩層牖御橚軒營造法式名柿蒂牕

籀文作罽毼

又作罽

周禮作浮思釋名作罽毼蕭子雲

雪賦作罽毼宋玉大言賦作覆思

訪駙馬

詩話類編曰孫仲衍平生詩甚多已傳刻於世尚有詩
二絕失刊今錄于此訪駙馬不過云青春駙馬未還家
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窓閒殺碧桃花
咏石榴云纍垂纍垂復纍垂纍垂壓倒珊瑚枝秋風擘
破玳瑁皮露出數顆珍珠兒

吳旦生曰周益公入直詩綠槐夾道集昏鴉敕使傳
宣坐賜茶歸到玉堂清不寐月鉤初上紫薇花薩天

錫藥珠宮末句云步虛聲斷闌干外春去秋來顏色
改東風吹老碧桃枝深院無人夜如海二詩直為仲
衍先鞭

詩話類編又載解大紳訪某駙馬不值詩語意相似
今不錄

臨刑口占

明初禱記曰高皇誅藍玉籍其家凡有隻字往來皆得
罪黃因與玉題一畫故殺之臨刑口占云鼙鼓三聲急

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問監殺指揮
孫黃死時何語指揮以此詩對上怒云彼有此好詩汝
乃不覆奏而殺之何也竟殺指揮

吳旦生曰曹石倉十二代詩選云郡邑傳皆言黃死
以梅思祖非藍玉也豈襍記別有考與余觀小說家
皆云黃坐為藍玉題畫誅惟黃佐廣州人物傳云洪
武二十二年黃謫戍遼東梅思祖鎮三韓迎置家塾
以黨禍見殺則石倉據此也楊升菴列朝詩集云按

藍玉傳殺詩人孫蕢而梅思道守雲南未嘗鎮遼東
況思祖以十五年十月卒安得以二十二年延蕢家
塾余以升菴此語不惟証黃佐之悞而并証石倉可
也

藕居士詩話云詩歸評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是
為自家死後占地步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是為
他人死後占地步然太白語謔浪達夫語淒感予亦
謂張說夜臺無戲伴魂影向誰嬌是為妓人死後賣

俏麗孫黃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是為自家死後
尋寓所然平居語易黃臨刑語難唐伯虎易簪詩亦
有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飄零在異鄉

銅斗

高季迪詩醉拍銅斗歌嗚嗚此樂除却江南無

吳旦生曰孟東野詩銅斗飲紅酒拍手銅斗歌儂是
拍浪兒飲則拜浪婆余觀東坡詩齊聲爭唱浪婆詞
張來儀詩舟師拍浪呪浪婆蓋與季迪同本孟詩也

又東野送淡公詩儂是清浪兒每踏清浪遊笑伊鄉
貢郎踏土稱風流東坡詩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
南踏浪兒王質夫詩萬頃波間踏浪兒

妥

季迪贈鄭榮陽詩刀鳴鬪夫勇花妥笑女倩

吳旦生曰杜子美詩花妥鶯梢蝶潘邠老云妥音墮
乃韻不知秦音以落為妥上聲少陵秦人也李長吉
詩花娘窈窕妥注云關中呼落為妥可証晁無咎詩

上林花妥逐鶯飛虞伯益詩日停花妥艷風過竹生
香揭孟同詩玉沼萍開魚上躍繡簾花妥燕低飛湯
子重詩罨絮游絲時趁蝶妥花深葉暗啼鶯金人馮
子駿長短句云花觸飛丸紅雨妥

兔目

高季迪詩塘水龍鱗細城槐兔目新

吳旦生曰漢人尹都尉著書名種植法中有橐鼠耳
槐兔目之語宗懔春望詩都尉新移橐司空始種楊

而升菴謂用僻事須引種植語以釋之今季迪以之
入咏亦用種植書也又觀淮南子云槐之生也入季
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
成則是一槐而兼此稱邪

季迪屬對工細如送胡鉉游會稽詩黃絹尋碑讀紅
裙賭墅携送烏程馮明府詩竹欄春護鴨葦箔夏分
蠶用事用景何等穩貼又不若寄錢唐故人詩明月
潮千里殘陽雨半湖尤覺渾然

眉公筆記云高楊張徐稱吳中四傑比唐之四傑故
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終亦不相遠孟載盈川令
終如一季迪存心無疵而斃則同乎賓王幼文雖不
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丘來儀竄嶺表尋召還以對
內政不協恐禍及已遽投龍江以死又與照隣無異
吳中故語云季迪宿龍灣夢其父書掌作一魏字曰
此人慎勿與相見後蘇守魏觀徙郡衙正當偽周之
宮基乃飛言太守復宮有異圖上使御史張度覘焉
御史偽為役人執搬運之勞工畢季迪為上梁文御
史還奏守與季
迪並死都市

無題

南濠詩話曰楊孟載詩律精切其追次李義山無題五首詞意俱到真義山之勑敵也

吳旦生曰按孟載題下序云嘗讀義山無題詩愛其音調清婉雖極其穠麗然皆托於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余以孟載此語是未解其義體爾詩話舊謂無題詩自唐李商隱而後作者代有其人然不傷於誕則傷於淫且詞晦旨幽使人讀之茫

不知其意味所在余以傷淫者乃其本質使然解其
義體斯得其意味矣觀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辛酉
歲戲作無題詩十四韻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
狐渙相次屬和夢溪筆談謂香奩乃和凝所作凝後
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此亦自傷其淫艷故也
老學庵筆記云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孟酒狎邪
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真無題也近呂
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真亡

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雨風

楊孟載瓜洲逢丘克莊一聯云白苧青衫雨烏紗短帽
風

吳旦生曰讀此聯者看出景中人則克莊呼欲出矣
妙在雨風二字若斷若連綴而有力此句眼在第五
字也他如雜興云薄暝山腰雨疎紋水面風窻鳴風
減睡炊斷雨添貧皆是寫雨風處入神耳然江村雜

與郊居雜興諸作皆可誦如晚簾花掠燕春水絮吹
魚藕深荷蓋密竹瘦筍鞭遲綠蕪三尺雨朱槿一籬
花賣新沙店遠占穀瓦龜靈草香千品藥松老一身
苔猿聲黃葉寺牛背夕陽山何渠不若王孟乃其自
號眉菴所著為眉菴集謂眉無用於人之身又何謙
也

南濠詩話云孟載詩律尤精如云花無桃李非春色
人有笙歌是太平一官不博三竿日萬事無過兩鬢

星子愛其間曠及云亂世身如危處立異鄉人是夢
中來千金已廢床頭劍一字無存架上書則又歎其
困窮細雨落花來滾滾綠波芳草去迢迢六朝舊恨
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予愛其含蓄及云柳色嫩
於鶯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小雨送花青見萼輕雷
催筍碧抽尖則又驚其新巧至翠袖錦箏邀上客畫
船銀燭照歸人高樓錦瑟花連屋深巷珠簾柳映橋
則又見其情致之綺麗矣宣王石鼓青苔遊武帝金

盤玉露多八陣雲開屯虎豹三江潮落見鼉鼉則又
見其氣象之突兀矣他如半醉半醒花冉冉閒愁閒
悶雨沉沉恨不髮如春草綠笑曾花似面顏紅萬里
歸心鷗送客片時殘夢鳥驚人則又優愁痛快而無
牽合排比其亦詩人之豪者哉

麓堂詩話云楊孟載詩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
細雨中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脫元詩氣
習至簾為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幙怕朝東

乃艷詞耳

上已

張來儀三月三日詩姬旦城洛邑多士方來并羽觴隨
流波逸語存遺聲秦王臨河曲高會列簪纓金人貢長
劍諸夏俱來盟

吳旦生曰續齊諧記晉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其義
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
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恠乃相携之水濱盥洗因流以

汎觴曲水之義始此帝曰若如所談便非佳事東暫
進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
隨波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出捧水
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
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
遷虞為陽城令來儀數語則純用東暫語也又見拾
遺記周昭王溺于漢水二女延娟延娛夾擁王身同
沒焉江漢人至上巳日禊集祠間以為風俗故楊廉

夫漢水操云湘水離離徒以斑我衣漢水漪漪可以
袂我衣然此亦非佳事而廉夫且歌之矣按風俗通
云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袂者潔也故於水
上盥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月令廣
義云祓袂音廢系

月令通考云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有重九日
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
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癸辛雜識云上已當作十干之巳古人用日例如上
辛上戌之類無用支者然余攷神隱云三月三日為
上巳清明前三日為上巳上巳修禊除不祥上巳禁
烟寒食也則是義各有在

佛燈院

張來儀舟中望佛燈院懷南澗詩云蕩舟西陂上望山
懷遠公遙知覆衲卧雪屋一燈紅事殊迹暫曠神交理
自通維當待歲杪期于白雲中

吳旦生曰來儀於題下自注云院在烏程六都施家橋東北久廢今為歸安前丘吳氏墳墓按此乃余之

七代祖西疇耕隱六代祖安素公之塋在焉先世本

居新安因正肅公扈蹕南渡遷吳興之寶溪

俗名射村即

葛常之韻語陽秋所謂先文康公守湖因家寶溪之

上建觀禊堂于水濱又胡苕溪漁隱叢話所謂先君

丐祠居射村蓋其地也一時之盛並開五府今嶽廟

南廟等剝猶其故址距此里許為前丘復改築焉今

族里冠裳綿綿於斯其在洪武初已為名流鉅公所

記載如此而佛燈院至今存也蓋來儀潯陽人

湖州舊志

因其為潯陽人遂謫以為南潯人非也

喜吳興山水卜居菁山距前丘

而西十數里故詳余之先世云爾

詞林人物考云來儀遊山寺句有松老知僧臘禪空

悟佛心或譏其剽竊韓胡僧臘禪心語也昔子卿有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子美有落月照屋梁猶疑

見顏色不以為病今來儀用老知空悟虛字轉妙

蜀山

徐幼文詩溪山固可娛風雨亦足庇

吳旦生曰吾鄉弁山之南為蜀山吳興掌故云元授
張來儀以安定書院山長因欲卜居吳興以詩約幼
文云吳興好山水爾我盍遷居繞郭羣峯列迴波一
鏡如蠶餘即宜稼樵罷亦堪漁結屋雲林下幾年共
讀書於是來儀居青山幼文居蜀山遂建蜀山精舍
此詩殆其卜築時作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
卷七十二

三

歷代詩話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七十三

歸安吳景旭撰

癸集上之中

紅橋

林子羽投紅橋詩桂殿焚香酒半醒露華如水點銀屏
含情欲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

吳旦生曰閩縣張氏女居紅橋之西因自號紅橋善

屬文操觚之士咸托五字為媒王恭寄以詩不答王
偁稅其隣舍以居竊見張睡起寄以詩怒其輕薄遂
不出林子羽鴻過其居見張焚香托隣媼投此詩張
援筆答曰梨花寂寂關嬋娟銀漢斜臨繡戶前自愛
焚香消永夜從來無事訴青天媼持詩賀鴻大喜過
望使媼通殷勤鴻遊三山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
望鴻作三絕句張倚和焉明年鴻有金陵之游寄絕
句七首張見詩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鴻歸道中作

詩及至紅橋聞張已卒見床頭玉佩玦懸一絨折之
有七絕句鴻賦挽詞酌之

子羽定情詩

雲娥酷似董嬌嬈每到春來恨未銷誰道蓬山天樣
遠畫欄咫尺是紅橋

紅橋詩

芙蓉作帳錦重重比翼和鳴玉漏中共道瑤池春似
海月明飛下一雙鴻

子羽夜至紅橋所居三首

溶溶春水漾瓊瑤兩岸菰蒲長綠苗
幾度踏青歸去晚却從燈火認紅橋

素馨花發暗香飄一朵斜簪近翠翹
寶馬歸來新月上綠楊影裏倚紅橋

玉階涼露滴芭蕉獨倚屏山望斗杓
為惜碧波明月色鳳頭鞋子步紅橋

紅橋和詩

桂輪斜落粉樓空
漏水丁丁燭影紅
露濕暗香珠翠冷
赤欄橋上待歸鴻

橋外千花照碧空
美人遙隔水雲東
一聲寶馬嘶明月
驚起沙汀幾點鴻

草香花煖醉春風
郎去西湖妾向東
斜倚石闌頻悵望
月明孤影笑飛鴻

子羽金陵寄詩七首

女嫖江上送蘭橈
長憶春纖折柳條
歸夢不知江路

遠夜深和月到紅橋

驪歌聲斷玉人遙孤館寒燈伴寂寥
我有相思千點淚夜深和雨滴紅橋

殘燈暗影別魂消淚濕鮫人玉線綃
記得雲娥相送處淡烟斜月過紅橋

春衫初試淡紅綃寶鳳搔頭玉步搖
長記看燈三五夜七香車子度紅橋

一襟離恨怨魂消閒却鳴鸞白玉簫
燕子不來春事

晚數株楊柳暗紅橋

傷春兩淚濕鮫綃別鴈離鴻去影遙
流水落花多少恨日斜無語立紅橋

綺窓別後玉人遙濃睡纔醒酒未消
日午捲簾風力軟落花飛絮滿紅橋

子羽道中詩

三千客路動行鑣遠別歸來興欲飄
祗恐鳳樓人待久玉鞭催馬上紅橋

留別子羽七絕句

牀頭絡緯泣秋風一點殘燈照藥叢
夢吉夢凶都不
是朝朝望斷北來鴻

井落金瓶信不通雲山渺渺暗丹楓
輕羅露濕鴛鴦
冷閒聽長宵嘹唳鴻

寂寂香閨枕簟空滿階秋雨落梧桐
內家不遣園陵
去音信何緣寄塞鴻

玉筍雙垂滿頰紅關山何處寄書筒
綠窓寂寞無人

到海濶天高怨落鴻

衾寒翡翠怯秋風
郎在天南妾在東
相見千回都是夢
樓頭長日妬雙鴻

半簾明月影朦朧
照見鴛鴦錦帳中
夢裏玉人方下馬
恨它天外一聲鴻

一南一北似飄蓬
妾意君心恨不同
他日歸來也無益
夜臺應少繫書鴻

子羽挽詞

柔腸百結淚懸河
瘞玉埋香可奈何
明月也知留玊
玊曉來長想畫青蛾
仙魂已逐梨雲夢
人世空傳薤露歌
自是忘情惟上智
此生長抱怨情多

燕銜

少室山房詩評曰
林子羽七言律如
珠林積雪明山殿
玉澗飛流帶苑牆
諸天日月環龍袞
九域山河拱象筵
衲經鴈宕千峯雪
定入峨眉半夜鐘
林邊夜火懸沙驛
海上寒山出郡樓
皆氣色高華風骨
遒爽而諸選家例

取其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等句乃其下者耳

吳旦生曰堤柳一聯子羽東苑應制之作是其勝場但據歷來諸本俱作鳥銜來嘗疑以鳥對鶯虛實不倫如楊文敏詩東風葉暗留鶯語落日林深看鳥回余方病之子羽七律當家何亦作此失體語後見十二代詩選作燕銜來為之擊節

送荆門

徐氏筆精曰浦長源送人之荆門詩長江風颭布帆輕
西入荆門感客情三國已亡遺舊壘幾家猶在住荒城
雲邊路遠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若過旗亭多買醉
不須弔古湯題名近見一詩話載此詩稍異今錄于後
足馬南歸望古城半林殘雨夕陽明雲邊路遠巴山色
樹裏河流漢水聲墮淚有碑苔色古甘棠無樹酒旗橫
那堪回首成陳迹笳鼓西風慘客情詩話無名氏得之

杭州僧房

吳旦生曰長源聞林子羽名欲往訪之而無由以收
買書籍至閩以詩謁子羽子羽不見使門人周元黃
元問所從來長源出所懷詩投之曰以此相評耳二
元讀之至雲邊路遠一聯驚嘆曰吾家詩也白子羽
出見之相得益歡由是浦舍人詩名籍甚長源無錫
人為晉王府引禮舍人故子羽送長源歸詩白髮相
看閩海別青山遙送晉陵歸

礮車颺母

詹同文送徐復初海道知事詩云礮車雲起天垂野颺
母風來雪湧波

吳旦生曰礮一作砲國史補云暴風之候有砲車雲

海錄碎事載此
作拋雲車恐悞

王直方詩話云舟人占雲若砲車起

輒急避之乃大風候也蘇東坡詩砲車雲起風欲作
張文潛詩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

颺說文从具

俗本多作
颺風非

南越志云熙安間多颺風颺

者具四面之風也一曰惧風常以六七月間發未至

時三日雞犬為之不寧嶺表錄異云秋夏間或雲物
慘然有暈如虹長六七尺此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為
颶母見忽有震雷則颶風不作矣練伯上詩日落雷
塘龍霧合虹消桂嶺颶風回

南越志云颶母即孟婆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相傳
以為孟婆發怒吐齊李騊駼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
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女游于江中出入必以
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留青日札云易巽為風

三陰卦以孟仲季言之故曰孟婆蔣捷詞春雨如絲
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巽亦東南之卦於
時正春也一云風稱孟婆宋汴京勾欄語也宋徽宗
詞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

番禺記云石尤風亦颶風之類按洪容齋謂打頭逆
風也唐人多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詩寧知已峽路
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詩知君未得去慚愧
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詩無將故人酒不及石

尤風江湖紀聞有石氏女嫁為尤郎婦之說楊升菴
謂石尤江中水蟲名此蟲出必有惡風舟人目打頭
風曰石尤風猶嶺南人曰颼母黃河人曰孟婆也陳
晦伯正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
行旅似非打頭風胡元瑞云當是巨颼狂颼之類今
江湖間飄風驟起則舟俱不行舟人所謂大風三小
風七其云四面斷行旅正指此若以為打頭風則固
有可行者尚何四面斷行旅之有哉

石尤一作石郵
李義山詩來風

恠石郵楊文公詩

石郵風惡客心愁

元宵

張行中元宵詩云大地金蓮分夜色上方玉燭慰民心
吳旦生曰帝京景物略云張燈之始也漢祀太乙自
昏至明僧史謂西域臘月晦日名大神變燒燈表佛
漢明因之然臘月也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山
燈詩亦復未知歲燈何時月燈何夕也張燈之始上
元初唐也睿宗景雲二年正月望日異人婆陀請燃

千燈帝御安福門縱觀上元三夜燈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前後二夜金吾弛禁開市燃燈永為式上元五夜燈之始北宋也乾德五年太祖詔曰朝廷無事年穀屢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兩夜上元六夜燈之始南宋也理宗淳佑三年請預放元宵自十三日起巷陌橋道皆編竹張燈而上元十夜燈則始太祖建南都盛為綵樓招徠天下富商放燈十日今北都燈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罷也永樂七

年令元宵節賜百官假十日今市十日賜百官假五
日內臣自秉筆篆近侍朝臣自閣部正外臣自計吏
不得過市猶古罰幣幕蓋帷意其他例得與吏士軍
民等過市長洲楊補燈市竹枝詞云風定晴酣午氣
煎今朝真箇踏燈天平添什物三分價撒盡官兒新
俸錢皮絃聲裏識椒房內語咿啞唱道忙樓上眼光
樓下落下頭人說上頭強須知各省計偕來外職京
官雜秀才五日假恩中旨出閣門只有相公開犢禪

磨着侍中璫簇簇燈光背月光多少侯家花半臂
撾箏打碟舞郎當麻城劉侗竹枝詞云貂裝鞍馬象裝
車不是勲家是戚家笑上街樓簾盡捲遊人圍定候
琵琶田家歌舞魏家漿海澱園林恭順香桃李莫分
先後種恩波一片是春光燈樓絃管欲溫人樓下金
珠飽殺春老米青煤明日客片時和哄可憐身鰲山
一搭歲千金蠲免爭傳此玉音平買市燈歸內裏明
明照見市民心華亭汪歷賢竹枝詞云豐頤廣額出

侯門熊白方甘狐白溫聞賜燈棚添綵索千燈熒熒
曉猶存長安燈市晝連宵游女爭呈馬上腰踏踏鎗
光莫歸去前門釘子玉河橋

六更

唐處敬詩宮中六更初罷鼓藍田璽玉沈崖浦

吳旦生曰處敬咏謝臯羽事故引用宋初語汪水雲
詩亂點籌殺六更亦指此也豹隱紀談引楊誠齋詩
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擲鼓交作謂之蝦

暮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也外方則謂之
攢點要之宋初六更自有微意間中今古錄云宋太
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
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
竊發於五更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於宮中然後鳴
鐘殊不省庚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
越十七年宋亡而希夷五更之數信矣元延佑七年
庚申而順帝生當時人只呼庚申君觀庚申君大事

記是也則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益信數之不與

楊升

菴云夜漏五五相通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雖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三點又并去初更二點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

七賢

唐愚士詩云七騎從容出帝閨蹇驢驄馬雜山獐瀛州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

吳旦生曰七賢指瀛洲學士不知何據王堂湯筆謂開元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

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而虔圖之張輅詩二李清狂
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
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也然李白天寶間方來京師
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虞伯生題孟浩
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自注又
不同人蓋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嘗稱
賢也惟晉時竹林七人稱賢耳及考王戎嘗乘小馬
驢也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餘則乘馬正符七人之

數其乘鹿車者後人訛畫為牛也且接羅烏帽晉人所戴而唐則巾矣元時曹文貞公伯啟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稀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又一證也

楊升菴云洪武中高得賜題錢舜舉寒林七賢圖云詵然七子美風度乃有遺像圖生綃衣冠半帶晉李態人物絕是唐中朝想當朝政日休暇擬采野景歸風謠青驪黃犢踏凍雨蹇驢瘦馬衝寒飈醉鞭笑傳

似按轡銀蹬戲拍催聯鑣尚疑高李六君子當時未
見潘逍遙道同氣合志相感雖曠百世如同僚又熊
直題云左遷與投散逝者良悠悠他人未足說所惜
柳與劉天涯相聚一回首往事於人竟何有莫念元
都舊種桃且往愚溪贍栽柳據此則高適李白孟浩
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不同時潘逍遙宋人又在後矣
合而圖之謬甚亦不足深辨也

梧桐園

王仲光梧桐園詩七月交秋未變秋輕輕一葉下枝頭
君王不在當時晤直到凋殘後始愁

吳旦生曰述異記梧桐園在吳宮吳王夫差舊園也
一名鳴琴川又云梧桐宮在句容縣傳云吳別館有
楸梧成林焉梧子可食古樂府所謂梧桐秋吳王愁
是也

岍善崩

童中州罽泥行云雨淋浪拍岸善崩歲歲罽泥增岍塍

吳旦生曰前漢志岸善崩善訓多按國風女子善懷
鄭箋善猶多也後漢記蠶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
皆訓多

祝希哲題畫詩云攄道江南風景好從來都讓蜀泥
人

腕法

張子宜詩鵝游同腕法鵲舞按琴彈

吳旦生曰埤雅鵝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

腕羲之好鵝者以此張素正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
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倘在是耶後山談叢云
蘇黃兩公皆善書不能懸法逸少非好鵝效其腕頸
爾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
為法此其異也

蓬軒吳記云張適字子宜七歲習詩經十三赴鄉試
稱奇童洪武初宋濂薦修元史拜水部郎中未幾辭
歸與高季迪啟楊孟載基張來儀羽徐幼文貴王止

仲行梁用行時方以常

錢彥周

杜彥正寅

浦長源

源

輩結為詩社號十才子

紅兒

歸田詩話曰叔祖士衡和楊廉夫宋故宫詩歌舞樓臺
擬汴州可憐蠻觸戰蝸牛臨書玉枕雕簷靜行酒青衣
屬帳愁卷土自應從亶父滔天誰復放驩兒臺空樹老
寒鴉集落日白波江上秋廉夫喜其和兒字韻勝蓋廉
夫詩用紅兒字元廢宋宮為佛寺西僧皆戴紅兒帽也

然結句更陡健

吳旦生曰瞿佑字宗吉年十四鄉人章彥復命賦雞
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其上以贈云天上
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瞿翁遂構傳桂堂廉
夫訪士衡於此堂遊宴累日因和兒字韻詩時宗吉
尚少見廉夫香奩八題即席倚和其花塵春跡云燕
尾點波微有韻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顰色云恨從
張敞毫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歡云織錦軒

寬聞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吁香頰啼痕云斑斑湘竹
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廉夫語士衡曰此君家千
里駒也宗吉別有香奩集百餘首每題有引俱自為
序

春夢婆

瞿宗吉詩主翁不悟榮華過一笑重煩春夢婆

吳旦生曰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間有老婦
謂坡云內翰昔年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姬

為春夢婆坡作詩有換扇惟逢春夢婆之句後楊廉
夫賦春夢婆云黃柳城邊風雨多白頭宮女有遺歌
東坡遍哨無知己賴有人間春夢婆洪武中王彥舉
醉夢軒詩邯鄲枕上意如何笑殺當年春夢婆

東谷贅言云士夫有與女流欸洽若交游然者而君
子無錫譙焉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嫗杜少陵之於
黃四娘白樂天之於潯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夢婆
是也

歷代詩話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七十四

歸安吳景旭撰

癸集上之下

玉簫

寧藩耀仙作宮詞云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
行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

吳旦生曰永樂中賢妃權氏乃高麗國王李芳遠所

進維時高麗例貢美女故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
呂氏美人崔氏皆高麗人至庚寅詔止之不復貢權
氏尤穠粹善吹玉簫侍上至臨城薨諡恭獻以其最
寵倖為臞仙所咏宮閨詩史以此詩為權妃作非也
臞仙是高皇十六子封大寧以靖難功文皇改封南
昌所著宮詞一百七首又云宮漏已沉參倒影美人
猶自學吹簫又云三十六宮秋月白美人花下教吹
簫皆紀其事也宣德中女官王司綵宮詞云羸得君

王留步輦玉簫嘹唳月明中亦指此

囊雲

臞仙囊雲詩云蒸入琴書潤拈來几榻寒小齋非嶺上
弘景坐相看

吳旦生曰自陶弘景山中聚雲遇客輒放之為贈蘇
子瞻山中見雲氣奔突遂以手開籠收之及歸放出
作攬雲篇云道逢南山雲歛吸如電馬竟誰使令之
袞袞從空下又云搏取置筍中提攜反茅舍開緘轉

放之掣去仍變化宣和中艮嶽初成多造油絹囊入
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巖之上既而雲盡入遂括囊
題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灑然充塞如在千
巖萬壑間今永樂中臞仙每月令人往廬山之巔囊
雲以歸結小屋曰雲齋每月放雲一囊四壁氤氲裊
動

綠腰

周藩誠齋作綠腰琵琶詩云綠腰舞困琵琶歌花落東

風懶下樓

吳旦生曰青箱雜記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曲之

要拍海錄碎事載琵琶錄云康崑崙彈新翻羽調綠

腰

演繁露云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呂調不與羽調相協

癸辛雜識云唐休樂志俗樂二十八調中呂高平仙呂在七羽之數蓋中呂夾鍾羽也高平林鍾羽也仙呂夷則羽也安得謂不與羽調相協

注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為

名言綠腰悞也蔡寬夫詩話云綠腰本名錄要今又

謂之六么螢雪叢說引律詩云白髮不愁身外事六

么且聽醉中詞謂此詩之所以對者無非借數而已
余觀其不用綠腰與白髮作正對而以六么借對者
正以綠腰字為譌而不欲用之也楊升菴謂六博即
今骰子而梟即骰子之么曲中有六么序義取六博
之采反以錄要為妄說恐未必然也

碧雞漫志云六么一名綠腰元微之琵琶歌綠腰散
序多攏撚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
沈亞之歌者乘記云合韻奏綠腰又誌盧金蘭墓云

為綠腰玉樹之舞白樂天楊柳枝詞六么水調家家
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
管急絃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
樂老病殘軀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
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惟樂天與王
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獨
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

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

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正也

濟遜

誠齋元宮詞有云御前咸着只孫衣

句內濟遜二字因係詞句姑存原文

吳旦生曰周伯琦詐馬行序云濟遜宴者濟遜猶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詐馬筵張昱輦下曲云祖宗詐馬宴灤都柯九思宮詞云千官一色真珠襖皆指此也輟耕錄云濟遜宴服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

所賜絳衣是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間膺首服亦如

之

近峰聞畧云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冠衣謂之濟遜今儀從所服團花濟遜當是也長安客話

云景泰中見下工部旨造濟遜八百副皆不知濟遜何物乃知為上直校鶯帽錦衣也

海青

誠齋作元宮詞云年年正旦將朝會殿內先觀玉海青

吳旦生曰誠齋高皇之孫洪熙初襲封所作元宮詞

百首自序云永樂初賜一老嫗年七十乃元后之乳

母女常居宮中知元宮事一一備陳故詩皆實事有

外人不得而知者誠齋別有宮詞云鷹坊下直人爭
問誰貢河東白海青柯敬仲宮詞云元戎承命獵郊
坰勅賜新羅白海青注海青海俊鷗也白者尤貴統
志云五國城出海東青小而健能擒天鷲有重三十
餘斤者以首得者為貴進御膳故名頭鷲賞黃金一
錠今鼓吹中鎖刺曲有名海東青蓋象其聲也

六硯齋筆

記云海東青大如鵠別一鳥名小青兒大如雀與海
青同上候其飛過天鷲小青銜去其帽海青俯視天
鷲直下爪其

眼灑血而墜

白湛淵續演雅詩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歐陽玄
詞鷹房持獵回車駕却道海青逢燕怕楊升菴云海
東青鷹之猛鷲者也燕子之弱能剪之

杕言云吳中方言稱衣之廣袖者謂之海青按太白
詩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蓋言翩翩廣袖之舞如
海東青也

中秋

七修類藁曰永樂中中秋開宴不見月聖情不懌學士

解縉口占風落梅一闋云姮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
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又賦詩云
吾聞廣寒八萬三千修月斧暗處生明缺處補不知七
寶何以修合成孤光洞徹乾坤萬萬古三秋正中夜當
午佳期不擬姮娥悞酒杯狼籍燭無輝天上人間隔風
雨玉女莫乘鸞仙人休伐樹天柱不可登虹橋在何處
帝閨悠悠叫無路吾欲斬蜚蛙磔冥鬼坐令天宇絕纖
塵世上青霄架如故黃金為節玉為輅縹緲鸞車爛無

數水晶簾外河漢橫冰壺影裏笙歌度雲旗盡下飛玄
武青鳥銜書報王母但期歲歲奉宸遊來看霓裳羽衣
舞上覽之歡甚為停杯以待夜午月復明上大笑曰解
縉真才子奪天手也命宮人滿酌宣勸盡歡而罷

吳旦生曰石林詩話載晏元獻留守南郡王君玉以
館職從公為簽判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為樂遇
中秋陰晦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亟為詩以入
云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

即索衣起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
達旦觀此與大紳事同

麓堂詩話云大紳才名絕世詩無全稿如采石弔李
白中秋不見月不過數篇其餘真偽相半頓令觀者
有楓落吳江冷之嘆

桔槔烽

解大紳市橋會郭千戶作詩云沙磧茫茫塞草肥桔槔
烽上暮煙飛

吳旦生曰墨子作頡臯後漢書注邊方備警作土臺
臺上作桔槔頭上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
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經史直音云晝曰烽
夜曰燧戎昱詩山頭烽子聲聲叫烽子守烽卒也
曹石倉十二代詩選悞烽作峰幾不辨為何物按此
乃唐人張仲素塞下曲有此二語不知大紳何以有
之

瑩中

異林曰秀州沈氏入宮為給事中孝宗試守宮論沈文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悅擢第一弟溥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辭青瑣夕捧鸞書入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衮衣

吳旦生曰沈氏瓊蓮字瑩中世傳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朝因得通籍掖庭為女學士其作宮

詞云中使傳宣光祿宴內家學士作新除又云明窓
棐几淨爐薰閒閱仙書小篆文又云水風涼好朝西
坐專把書經教小王蓋實譜也

荊山居士

異林曰姑蘇孟淑卿訓導澄之女自以配不得志號曰
荊山居士嘗論宋朱淑真詩曰作詩須脫胎化質僧詩
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
可與語耳其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

返魂萱蔻花開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
盡棠梨水拍堤萋萋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
管人愁只管啼又長信秋詞末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
不教芳色得長春冬詞末韻云雙蛾爭似庭前柳臘盡
春來又放舒

吳旦生曰蓬軒吳記云孟小姐嘗過惠日菴訪尼僧
書其亭曰矮矮圍牆小小亭竹林深處晝冥冥紅塵
不到無餘事一炷煙消兩卷經此詩殊雅其集多矣

間之咏不足傳也

間中今古錄云瞿宗吉所著香臺集有易安樂府之目引漁隱叢話

云趙明誠乃清獻公之子妻李氏能文詞號易安居士有樂府詞三卷名漱玉集明誠卒易安再適非類既而反目有啟與慕處厚學士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僧之下才見者笑之此宗吉所以有清獻名家阮運乖差將晚景對非才之句因嘆易安翁則清獻為時名臣夫則明誠官至郡守亦景薄桑榆何為而再適耶按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之女適明誠乃趙抃之子抃之諡清獻再適張汝舟

歷代詩話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七十五

歸安吳景旭撰

癸集中之上

行邊詩

西湖麈談錄曰王世昌越雖尚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地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西涯李公謂其姿

表奇邁議論英發其於邊徼險易敵情真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胸臆出奇取捷謀定後發莫測所向顛倒才智自為操縱而人人欣勸樂為之用可謂得其實矣

吳旦生曰蓬軒類紀世昌廷試日稿甫就忽旋風起腋下騰公卷於雲霄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彌久彌高至不能見乃已詔許別楮騰進踰年高麗貢使持其卷上聞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已見於廷試之日矣詩話載公一日思退

賦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
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綠醕有情憐我老黃花
無主為誰開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
幾以事敗編管安陸遂符一夜化灰黃花無主之識
或以偕汪直出塞致開邊釁士論少之鄭淡泉謂汪
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為過也可稱知
心之論余每誦其次韻馬大理云閒來愛飲三杯酒
老去羞談兩石弓則以文臣而三佩將印乃向所羞

稱也豈欲開邊釁哉

鍾馗

寓園雜記曰嘗歲除劉原博邀劉廷美守歲廷美挾所
藏鍾馗畫像求題原博為賦終南進士行大書於上曰
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忿成羣跳狂鬼倒提三尺黃河水
血灑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櫟窠影黑啼鵲鷓
綠袍烏帽逞行事磔腦剗腸天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
盍駕颯輪驅霹靂如何袖手便忘機回首東方又生白

明旦廷美持歸懸之中堂京師風俗每正旦主人皆出
惟置白紙簿并筆硯於几上賀客至書其名無迎送也
劉定之黃廷臣首至見此詩各摘簿一葉錄之以去繼
至者皆摘錄之頃間簿已盡矣明旦復置簿亦如之金
本清戲謂廷美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

吳旦生曰唐人題吳道子畫鍾馗卷首云明皇因疔
作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
足懸一屨搢一大筠紙扇遶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

藍裳袒一臂，雙足乃捉其小者，剗其目，劈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痛苦頓瘳，詔吳道子如夢寫之。」咸通中，進士周繇以明皇夢鍾馗賦知名。續博物志云：俗傳鍾馗起於明皇之夢，非也。北史堯暄本名鍾葵，于勁字鍾葵。宋宗慤妹名鍾葵，非特明皇時，但葵馗二字異耳。又終葵菜名楊升菴謂考工記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

葵蓋言大圭之首如椎爾俗畫神像貼於門首執椎以擊鬼便附會說鍾馗能啖鬼陳心叔謂升菴無據若以字音相同則左傳殷人七族有終葵字爾雅釋草篇有終葵中馗二草名豈可曲引為證或云鍾馗當作終葵謂六書本義終有窮極畢死之義古文葵一作馗集韻馗葵達曠通用葵孔叢子所謂土石之恠葵罔兩是也窮治邪鬼故稱終葵耳此亦意撰也若然則作鍾馗亦可鍾有收聚之義何必改鍾為終

胡元瑞謂升菴心叔據孫述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
畫表俱以鍾馗不始開元時然考杜史及魏書堯暄
傳暄字辟邪本名鍾葵後賜名暄又夢溪筆談載皇
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
有妹名鍾馗則鍾馗之名在六朝前已有之流傳執
鬼非一日矣堯暄之本名鍾葵宗氏之妹名鍾馗皆
即以鬼神為名故暄名鍾葵而字辟邪者即取鍾馗
能驅邪辟耗之意後人既不得鍾馗出處見暄名鍾

葵又有辟邪之字反以世傳鍾馗為出於此豈不甚
乖舛哉又隋煬初即位嵐州刺史喬鍾馗從漢王諒
起兵為大將軍

白鵲

劉原博題雙喜圖送馬勝宗從昌平侯出鎮宣府云遠
隨金印出邊州早報平安入鳳樓剪取白羅飛繡影旗
竿十大掛人頭

吳旦生曰湯公讓作此詩未出見原博作乃歎服曰

此真題邊將白鵲詩吾詩乃學課語耳遂焚其藁余
因記劉欽謨懸笥瑣探云聞鄒克明作三夸詩其一
言蘇東衡其二言湯公讓其三言劉原博有錢端學
問公讓名屢質所為詩公讓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
然怒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跼蹐去予戲之曰向有人
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今觀之果然公讓曰吾詩正學
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
原博嘗為繭窩詩有今古茫茫白雲老之句有謂雲

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原博曰不聞天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原博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溥詩不得予以為白雲老者蓋指繭窩如白雲常在則謂之老亦無害况晉人題李老谷固有駱駝夜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公讓同過原博公讓攜八詩就評原博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也公讓曰北京八景詩原博曰此在當時胡文穆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

如已也公讓曰第讀之原博為讀一首即還曰不如多矣又言昨與楊帥作白鵲詩殊不佳我亦嘗作乃真邊將白鵲詩如公之作直學課詩耳原博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懽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幙旗竿十丈挂人頭公讓大稱服此頗近夸而夸者亦復自屈於夸者亦遇其敵而然也

豪放

縣竒瑣探曰予在史館日請良醞一斗然飲少多有藏

者湯公讓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黃
封在何勞市上沽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曰東坡居
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其東偏曰暫拄西山笏閒
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豪俠之
氣可見

吳旦生曰公讓東甌襄武王之曾孫也有文武才成
化初守禦延綏孤山堡戰歿月餘口外某驛忽一兵
官至驕從甚盛坐中堂索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發

開戶寂然無人但見壁間有詩云手持長劍斬渠魁
一箭那知中兩腮塞馬踐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
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遊魂歸
不得當年空築望鄉臺人始知為湯公也蓋其歌詩
豪放性志使然彼髯之自期待當何等若以六體香
奩不減義山則又文弱士目之矣

繡鞋

寓園雜記曰沈愚字通理乃宣德間金陵十才子中一

人也有續香奩四卷倣韓致堯之作繡鞋一首云幾日
深閨繡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暖玉凌波小兩瓣
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
又濕蒼苔露晒向窓前趁晚晴

吳旦生曰通理博覽羣籍不樂仕進以業醫終其身
或勸之仕曰吾非籠絡中物也詩餘樂府尤為人所
傳一云蘇東衡少時作繡鞋詩人呼為蘇繡鞋觀通
理次義山無題五首則知繡鞋是通理擅場

按吳下劉原博溥中都湯公讓肩績崑山沈通理愚
海昌蘇秉衡平蘇秉貞正西蜀晏振之鐸四明王栢
原淮吳下鄒克明亮淮南蔣主忠忠戚里王善甫貞

慶時稱景泰十才子

或云洞庭徐德重
靈亦在十子之列

懷古

詩話類編曰姑蘇懷古詩多用宋以前事鮮有能用近
時事且言詳盡而意微婉者惟丘仲深詩云西風黃葉
葉乾時城郭人民半是非九四不成龍或躍萬三無復

燕于飛玉虹百尺形空壯金虎千年氣已微何事章縫
袂相接等閒廟筭出神機按張士誠據吳時用黃蔡葉
三叅軍吳人謠曰黃菜葉用齒頰一夜西風來乾壓九
四士誠乳名萬三吳中富人姓沈氏名富字仲榮行三
人以萬三秀呼之九四萬三人名數目對偶甚切玉虹
金虎皆吳中故事末句蓋謂榮國公姚廣孝也幼嘗為
僧名道衍

吳旦生曰西樵野記云偽周嘗用黃敬夫蔡彥文葉

德新三叅軍皆迂濶書生不識大計洪武丁未下江南三人伏誅其屍風乾於旗竿之首初吳中童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來乾別於是始驗翦勝野聞又載謠云張王做事業只憑黃菜葉一朝西風起乾驚文徵仲弔偽周故址詩欲談天祐誰堪問自唱西風菜葉歌

續傳騷錄云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兄弟三人士德士貴以行稱九四九五九六

楊君謙蘇談云元時富人陸道原貨甲天下為甫里

書院山長一時名流咸與之游處暮年對其治財者
二人以貲厯付之曰吾產皆與汝惜為汝禍耳道原
遂為黃冠師居陳湖之上開瑞雲觀居之改名宗靜
又納貲為道判時稱陸道判其故宅今為竹堂寺所
謂二者其一即沈萬三秀也其一姓葛亦富傳信錄
云萬三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
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蘇談又云
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

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黃
墩者耳留青日札云萬三名富字仲榮弟萬四名貴
字仲華本湖州南潯人父沈祐始徙蘇之長洲東蔡
村貴之子漢傑又徙於化周莊漢傑之子玠為戶部
倉曹員外郎富之子達卿據此則周莊屋當是萬四
之裔非屬萬三矣餘冬序錄云萬三有聚寶盆貯少
物經宿輒滿詔取入試不驗還其
家後籍沒復歸禁中長安客話云工部有銅匱四一
在節慎庫高可過人是萬三沒入之物光祿寺有鐵
力木酒榨每榨用米二十
石得汁百甕亦其沒入者

白髮春風

詩話類編曰丘仲深嘗作因事有感詩其序曰唐人有
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又曰惟有東風不世情又曰花
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是皆
憫世悼俗之言味其詞可以知其時矣由今日以觀尤
有甚於此者故反其詞為一絕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
風亦與世情同於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
之者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吳旦生曰漁隱叢話杜牧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
頭上不曾饒羅鄴詩年年檢點人間事惟有東風不
世情此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今仲深反其詞為之
感慨良深然詩家又病其太露如錢起歸故山詩谷
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窓下
不改清陰待我歸何等蘊藉

王直方詩話云元祐初多用老成故東坡詩此生自
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公陳無已詩今代貴人頭

白髮掛冠高處不宜彈
秦少游復有白髮偏於我輩
公之句則是白髮亦有隨時之義

下第

風雅鼓吹曰吳中奚昌元啟與粵東丘仲深最厚嘗出
其下第詩有沙鷗欺人故傍船之句仲深哂之因覓舊
稿得三律云一笑出都門薰風正晏溫逍遙閒歲月俯
仰舊乾坤戀闕心徒切談天石謾存滿懷今古事誰可
細評論其二曰萬里一遊人自憐還自嗔無錢堪使鬼

下筆或通神孰識琴中趣空懷席上珍欲憑詹尹卜如
我豈長貧其三云壯志冷於灰歸心疾似飛白雲長在
望清淚欲沾衣五月收新植三春采嫩薇故鄉雖遙遠
生計未為微蓋先生正統甲子發解此戊辰辛未下第
所作也辭意和平而無迫切之態元啟大愧服

吳旦生曰自洪武三年庚戌命天下鄉試四年辛亥
會試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各省鄉試定三歲一舉行
焉刻程文自二十年丁卯始試錄定式自二十三年

庚午始京畿與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年秋八月
禮部會試在辰戌丑未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
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
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貢院火時舉人死
者九十餘人奚元啟作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
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
氣滿場爭吐燄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
白骨稜稜漫作堆則元啟一輕儇好事人也然其辭

亦足悲夫

識小編云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兼葭堂襍抄云陸楠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司關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君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

烏髯

詩話類編曰陸叅政文量寓京時客有授烏鬚方者口
占一詩答之云染將粉白媚嬌紅祇畏癡心笑老翁五
色今生當順受二毛何況世人同聞者以為明達

吳旦生曰成化間賈番進獅子奏乞大臣往迎文量
時為兵部郎諫止之家藏萬卷手自讎校所著菽園
雜記式齋集其子安甫撰式齋藏書目錄桑民懌祝
希哲徐昌穀為之序觀其寄鼎儀云歸來無計買青
山身在從渠兩鬢斑又訓若庸云聞君近日緣詩瘦

華髮星星革帶鬆其意與答烏鬚同然劉禹錫有云

近來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作後生豈唐時已有此

方耶觀何長瑜嘲臨川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

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則又在晉宋時矣按

鬚聲價一騰於熱宦再騰於宿儒詩話載嘉靖間吳

小江督學楚中所拔入庠者多垂髻士士之已冠者

計窘乃去頭上巾亦為垂髻應試吳公見其額上網

痕口占嘲之曰昔日我冠已偉然今朝牛角且從權

時人不識于心苦將謂偷閒

學少年一時傳誦無不絕倒

歷代詩話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侍讀

侍讀臣孫

總校

晉

集部

歷代詩話卷七十八至

學士_臣陸伯煥

球覆勘

校官知縣_臣繆琪

對官檢討_臣饒慶捷

謄錄監生_臣毛大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七十六

歸安吳景旭撰

癸集中之中

忌辰

存餘堂詩話曰西涯五月七日秦陵忌辰詩云秘殿深
嚴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生在帝里金
湯舊業存舜殿南風難解愠漢陵西望欲銷魂年年此

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吳旦生曰西涯四歲能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大喜抱置膝上賜珍果寶鏹六歲八歲兩召試尚書益稷篇命肄京庠天順中登進士時年十七陸鼎儀作瓊林醉歸圖詩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陽後孝宗賜第在灰廠小巷因稱李閤老衡衡析為民居嘉靖中贖還為公祠所傳雙朱

履二寸許絆繫之一麕紵小衫公舉奇童時着以見
景帝者公之受知最深宜其言咏之下如攀鼎髯而
號痛也

四友齋叢說云西涯當國時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
即集其家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西涯集諸門人
餞之即席賦贈汪石潭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草
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
潭重改衆請曰此詩絕好師何故以為未善西涯曰

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近於合盤即援筆改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服

詩弔

墅談曰楊文貞公士奇於攻已者目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李文達公賢譏之以為有愧於文潞公之於唐介及其處羅狀元倫則與文貞不殊成化中大學士某卒有以詩弔之曰何事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

路人歡填門客散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無
前日利氷山誰障舊時寒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倫
已復官嗚呼李文達豈料後人復以其譏楊文貞者而
反譏之哉

吳旦生曰李南陽遭喪朝廷留之羅彝正詣其第告
以不可踰數日歷陳奪情起復非是援富弼及劉珙
故事奏之學士陳文為李畫策彝正遂落職時論大
不平明年陳薨於位薛御史之綱作此詩弔之時南

陽已謝世而彞正召還復修撰矣楊南峰稱為詩史云

把滑

存餘堂詩話曰吳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沉著用事果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澁頻扶白玉闌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饑烏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

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閒話頭
吳旦生曰岑參詩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
衣只說得早朝雪後之景耳今原博如許心腸冠之
揆右自足衣被天下卒以老居臺閣不得大用自號
匏庵亦自傷矣餘冬序錄云今世俚語前人失腳後
人把滑即漢諺前車覆後車戒之義因觀金人劉無
黨敗車行云前車行後車逐車聲夜隨山詰曲前車
失手落高崖車輪直下聲如雷同行急救救不得人

牛翻壓鳴聲哀我時潛聞後車說前車使牛何太拙
只知拍手笑前人不道後來當改轍前途猶有坡陀
在後車當以前車戒則先原博而暢言之矣

禽言

桑民懌既調柳林君待用以書來云柳州山水子厚為
之出色今付公矣作詩答之曰鷓鴣知我行不得杜宇
勸人歸去休

吳旦生曰武廟之初李西涯柄政或題詩譏之曰回

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此直是民懌注脚
吳郡二科志云桑悅字民懌嘗詮次古人以孟軻自
況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曰此小兒號嘆
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舉天下惟悅最高耳其次祝允
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多慕焉部使者駐節海虞
悅謁之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使者大駭問左右
曰書生也乃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
即索筆請書足使者敬俯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

典試曰豈江南桑生耶狂士狂士遂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為文給曰某人撰悅心知之曰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為之歸譔以奏濬稱善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山東提學掾將行詣濬別濬曰博士桑悅宜加優禮掾至州悅不為迎掾使吏促之來悅怒曰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後三日悅詣長揖掾作厲曰博士不當跪耶悅前曰汲長孺不拜大將軍今明公以面皮相恐豈寥廓

之士可寵之威重耶因解綬請去掾不得已容之按御史聞悅名召令坐講悅固跣足捫蝨御史不能禁令出後薦之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荒落殊甚悅不堪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

飛詩會

堯山堂外紀曰祝允明嘗偕陸濟民張夢晉韓壽椿登虎丘浮屠至絕頂但見八荒洞然萬籟齊發飲酒樂甚

壽椿出紙筆賦詩以紀其遊允明詩先成云草木衣裳
下雲霞掌握中偶然飛咳唾珠玉滿天風濟民云極目
飛鴻小致身雲路中詩人少知己發付與東風夢晉云
慮遣塵寰外天歸眼界中新詩三百首句句答松風壽
椿云詩寄千峯窟春橫一鏡中攜壺兼荷鍤不減晉人
風詩成閣筆天風颯然飄其詩草盤旋直上太虛如神物
掀舞將擲地又為蒼鷹所舉竟不知其所止也遂名為
飛詩會

吳旦生曰希哲年五歲作徑尺字國寶新編云書學
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
結構若羲獻真行懷素狂草尤臻筆妙余觀其書優
於詩詩優於文至於聲色自娛登場傳粉詭浪翫弄
何有一世蔣子雲發龍門之嘆桑民懌僅三人之目
誠有以窺其蘊也閩起山謂惜乎不自厚分才雜劇
此亦俳優工戲何異然此又烏足與語希哲乎

希哲右手枝指因號枝指生按春秋正義手五指之

名曰巨指

儀禮大射孟
子云巨擘

食指

左傳將指

儀禮大射注

無名指

孟

子小指

儀禮云
季指

此因學紀聞所載也余又見吳越春

秋云闔閭傷將指蓋將指足大指言其將領衆指也

久雨

程克勤與沈石田書曰舟次吳門匆匆竟不得一面君
謙儀曹誦見贈佳作有人從今日去雨是幾時晴之句
欲請書為行李之重不可得也

吳旦生曰克勤舉成化丙戌進士歷官至宮詹先是

臺臣論奏請退奸進賢克勤在所進中用是見忌會
雨災言官請罷免以塞天變詔致仕沈石田送以詩
云車馬出春明雨中人獨行人從今日去雨是幾時
晴靜閣一杯酒亂聞千樹鶯故山堪註易天意就先
生石田又於題下自注云因久雨為言者濫及去位
據石田注與克勤書則知克勤以久雨去也寶錄云
弘治元年十月以久陰不雨監察御史王嵩等疏陳
修省劾禮書周洪謨及程敏政等上以敏政舊侍從

官令致仕蓋作久陰不雨非是

題畫

四友齋叢書曰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但為畫所掩世不稱其詩有題畫七言云幽居臨水稱冥栖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茆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雌雄燕雛脚秋蟲子母雞此處風光小韋杜可能無我一青藜此詩情景皆到而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者豈容易可及

吳旦生曰石田年十五游金陵作百韻上地官崔侍
郎面試鳳凰臺賦立就景泰間郡守以賢良應詔策
之得遯之九五乃決計隱遯以畫擅名其人碧眼飄
髯儼若神仙一日登黃鶴樓數客飲其上石田題云
昔聞崔顥題詩處今日始登黃鶴樓黃鶴已隨人去
遠楚江依舊水東流照人惟有古今月極目深悲天
地秋借問回仙舊時笛不知吹破幾番愁詩成大書
於壁而去客驚謂曰此必仙也尋物色之乃知為石

田

石田所著客座新聞云各邊軍士從戰身荷鐵甲戰
裙遮臂等具共重四十五斤鐵盔鐵腦蓋重七斤頂
頂護心鐵脇重五斤弓撒箭袋重十斤腰刀三斤半
蒺藜骨朵重三斤箭筒一斤通計八十八斤半予聞
之征人因偶成一篇用志邊軍勞苦云從軍莫從口
外軍身挾戰具八十斤頭盔腦包重得七頃頂掩遮
以五論惟甲所被四十五腰刀骨朵二四均精工精

鐵始合度日夜磨淬光勝銀二五弓箭及其服隨身
衣裳八乃足佩多身重難負荷還須上馬看輕速銀
包酒袋煙烘麪得飲馬溺喉且沃將軍令嚴隨鼓進
誓與敵軍爭一鏃此時顧功不顧身刀痕箭瘢無好
肉歸來性命萬死餘便使封侯未堪贖江南一體行
伍人美衣好食何苦辛將錢買貨事遊蕩有眼不曾
經戰塵聽談邊軍却不信亦莫感愧朝廷恩余喜其
辭致蒼直兵制見馬選家不之及蓋世之不稱石田

詩久矣

夜哭

彝白齋詩話曰都穆少嘗學詩沈石田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都以節婦詩首聯為對其詩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都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經云寡婦夜不哭何不
以燈字為春字玄敬悅服

吳旦生曰新知錄云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闕學也誠

然矣其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殊未是唐寅送人
下第詩曰王家空設網儒子尚懷珍唐荆川以為是
有怨意因舉唐人詩曰明主既不遇青山胡不歸如
此胸次方無係累也沈石田以禮經寡婦不夜哭燈
字改作春若謂詩非關理豈不謬哉

按玄敬七歲能詩好遊山水至屢空輒笑曰天地之
間當不令都生餒死一歲除夕絕糧作詩寄朱堯民
曰歲云暮矣室蕭然牢落生涯只舊氈君肯太倉分

一粒免教人笑寃無煙堯民儲千錢為歲用分半贈
之玄敬日事讎校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雨滅燭徧
乞火無應者雜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在扣
其門果得火邢麗文寄玄敬詩滿座賓朋應貰酒一
樓燈火想讎書

悼張

都玄敬悼張夢晉詩高樓明月依然在遼鶴歸來定幾
年

吳旦生曰張十四五作詩有高楼明月清歌夜知是
人生第幾迴之句玄敬素愛其語至是舉以悼之按
吳郡二科志云張靈字夢晉吳縣人與吳趨唐寅最
善寅嘗邀遊武丘會數賈飲於可中亭靈更衣為丐
者上謂亦能詩時賈所為詩有蒼官青士扑握伊尼
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栢也青士竹也扑握虎也
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賡靈即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
易維蘿陰下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為神仙賈去

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舞形狀殊絕初靈與寅俱為
郡學生鄞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辭察知寅欲中傷
之靈悒鬱不自遣寅曰子未為所知何愁之甚靈曰
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蟆亦哭乎果為所斥罷
存餘堂詩話云夢晉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情
詩酒間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榻當中命
也難辭付大空垂死尚思元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
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多情於此轉多

情欲將衆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托生二詩可以想
見其風致亦足悲夫

畫菊

駒陰兄記曰唐子畏旅宿寧德館人懸畫菊題絕句云
黃花無主為誰容冷落踈籬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
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況云

吳旦生曰吳郡二科志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中式
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嘆曰解元在是矣儲事

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
卮進曰寅高才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
江南奇士也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
政乞文餞後被逮因此論之

四友齋叢說云江陰富室徐經與子畏同鄉舉

遂同至京徐有戲于日從子畏馳市中時屬目已衆
徐營他徑以進子畏疎狂時漏言語因呈誤竟除籍

初為諸生嘗作悵悵詩悵悵莫恠少時年百丈游絲
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
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

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觀
其詞與其事合蓋語識也何元朗稱此詩才情富麗
何必減六朝人余按子畏集中除去何歲逢春二語

作一律與擁鼻行吟一律俱作漫興十首

余購一畫
乃子畏五

旬之辰自寫一幀題云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
月中眠湯勞海內傳名字誰信腰間沒酒錢書本自
慙稱學者衆人疑道是神仙些須做得工夫處不損胸前一片天是王文恪公所藏

集中一詩云若還一日天塌了大家齊叫阿瘡瘡語

雖俚亦有兩本輟耕錄云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

際齊聲大叫阿瘡瘡以助軍威

雪濤詩評子畏題所畫小景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
為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江山賣免受人間作業錢
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插漁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
頂老漁爛醉喚不醒滿船霜印蓑衣影皆有天趣

月上

四友齋叢說曰吳中舊事其風流有致足樂詠者朱野
航乃葑門一老儒也頗攻詩在篠邇王氏教書王亦吳

中舊族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
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
叫扣扉呼主人起咏此二句主人亦大加擊節取酒更
酌至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為張具
徵戲樂留連數日而罷此亦一時盛事也

吳旦生曰朱性甫精楷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
聞人有奇書輒借閱手自繕寫所纂集總數百卷其
所著野航詩集今不傳與朱堯民齊名文徵仲志性

甫之墓云兩人皆不仕成化弘治間其名奕奕於郡城之東人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死明年性甫又死自兩人死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楊升菴云自元季迨國初博雅好古之儒總萃於中吳南園俞氏笠澤虞氏廬山陳氏書籍金石之富甲於海內景天以後俊民秀才汲古多藏繼杜東原邢蠢齋之後者則性甫堯民兩朱先生其尤也其他則又有邢量用文錢同愛孔周

閻起山秀卿戴冠章甫趙同魯與哲之流皆專勤績
學與沈啟南文徵仲相頡頏吳中文獻於斯為盛百
年以來古學衰落而老生宿儒笥經蠹書者徃徃有
之吳岫方山非通人也聚書逾萬卷錢叔寶畫史也
與其子允治手鈔書至數千卷居今之世後生未學
不復以讀書好古為事喪亂以後流風遺書益蕩然
矣予嘗欲取吳士自俞石礪王光庵以後網羅遺佚
都為一編而吳岫諸人亦附著焉庶幾前輩風流不

泯沒於後世且使吳人尚知有讀書種子存在也

歷代詩話卷七十六